

2023年云中记读后感(优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云中记读后感篇一

地震过后的12年，再读地震相关的书籍，当时的沉闷感还是能感受到。

“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敌。大地震动，人民蒙难，因为除了依止于大地，人无处可去。”人类在天灾面前，总是渺小又无能为力。

云中村，一个封闭的小村庄，历代生活在此，扎根在这里。从一个“半吊子”技师的自序来记录村中的生活，阿巴为了安抚亡灵的使命，偷偷返回村中，与他相伴的只有两匹马，最终也和村庄消失在自然界。是因为对根的追寻，是对故土的追忆。离开云中村的村民迁到了移民村，迁走的看似只是所有人从一个地方到了另一个地方，其实，迁走的还有所有云中村的村民的家和故土。家是那个最最单纯原始的家，故土是云中村的那一片充满了历史和底蕴的土地。离开的村民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根，而阿巴执着地回到云中村，我个人看来有一点“落叶归根”的意味，更多的是归属，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回到能让自己心安的地方。

阿巴不相信科学，或许不是不相信，是因为他心中的信仰。“我死不了，我是祭师，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信仰，是保留住云中村的传统。移民村的现代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朝着物质化，利益化的倾向发展，已经慢慢淡忘了那些简单

平凡的生活，忘记了云中村的那些甘于平凡，守望相助的幸福。

伤感中透露着温馨。

云中记读后感篇二

经过时间的沉淀，历史终将被人们铭记，而我们，终将活在当下。

弹指一挥间。汶川大地震已过去十年之久，但当我们重读阿来著作《云中记》时，却依然能体会到地震时的惊心动魄，感受到面对困难时的无助与坚强，感受那一份跌宕人生。

在《云中记》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比写作的时间早大概五年时间。在这部小说里，时间的原点，是汶川大地震的发生时间，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04秒。之后的故事，都以此纪年。可以想见，地震像一个辐射点，不断地对之后的时间施加影响。这是《云中记》不能回避的部分，也是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烙印的部分。应该说，经过了时间的沉淀，阿来写得克制、简洁。那些场面，我们已经通过电视，通过网络看得够多了。在没有经历过地震的人来说，亦是云淡风轻。但我想，若让经历过地震的人阅读此书，或许将会无限感慨吧！

大地失控了！上下跳动，左右摇摆。轰隆作响，尘土弥漫！

大地在哭泣，为自己造成的一切破坏和毁灭。

大地控制不住自己，它在喊，逃呀！逃呀！可是，大地早就同意人就住在大地上，而不是天空中，所以人们无处可逃。

转眼间，活力四射的人间变为活生生的地狱，惨叫声此起彼伏。一片片城镇变为废墟不堪入目。但废墟真的意味着死寂

吗？其实并不是。是的，废墟并不意味着死寂，意味着生命的消失，恰恰相反，自然能毁灭一切，也能令万物复活。人的劳作，会在大地上标出醒目的印记。一旦人撤退了，自然就将这些印记统统抹去，重新恢复最初的样子。“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亦将会重现。斯人已逝，活人犹存。铭记在灾害中逝去的人，或是对他们最好的留念，最终留给我们的，其实就是活在当下。

因此，我需要学会怎样活在当下，学会怎样让思绪至少停留在现在的几秒钟。刚开始的时候，我总是会分神。即便是在忙碌之时，我头脑中还是充斥着时光是多么宝贵的念头，思绪经常飘向从前，飘向从前，我还是无法让往事随风。未来和过去交织在一起，或许那就是当下。活在当下，实现理想，活出自己的风采！

云中记读后感篇三

十一月，天气已经转凉，屋前的柿子树已经挂满了红灯笼似的小果子。从月初到月中，半个月的时间才看完这并不厚的《云中记》，也许是内容太过沉重，所以阅读的速度也足够慢。

2008年5月12日的那个午后，我大概在教室里上课，那是个对我来说很平常的时刻。后来的我才知道，在那一瞬间，大地翻转了她的身子，于是，房屋倒塌，树木连根拔起，人们哀嚎遍野，那是很惨烈的痛。我也因此记住了一个地名——汶川。

阿来的文笔总有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感觉，他用最平淡的文笔写最悲痛过往。

他笔下的云中村很美，即使经过了地震的摧残，我也可以窥见其中的美丽，那些开满漫山遍野的野花，在阳光下鲜嫩可爱的新鲜的绿叶，以及那些水汪汪的眼睛里倒映着奇异景色

的小鹿。这些景物构造出了一个在我眼里宛如天堂的村庄，一切都是那么自由神奇、引人入胜。

他笔下的阿巴是淳朴的，是善良的，是无私的，一如《尘埃落定》里的土司，在是人眼里最傻的他们，其实有着人世间最清醒的头脑。山神、鬼魂、祭祀，围绕着阿巴，整个云中村活着的人在移民村，唯独他，为了死去的人们，为了即将消失的村庄，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不归路。在云中村的废墟之上，他摇着铃，回忆着每一户人家曾经的光景，每一个人曾经的面容。一个生命的逝去，是一家人一辈子都要背负的痛楚，安抚死去的，慰藉活着的，这就是阿巴心中的使命。所以他的侄子仁钦劝不了他，送吃食的云丹也劝不了他，阿巴把所有的善意和美好都给了世人，我想，央金姑娘会用她的舞蹈继续抚慰着移民村的人们，中祥巴会改邪归正好好抚养哥哥弟弟们的孩子，还有，那株承载着阿巴妹妹的鸢尾一定娇艳而美丽。

最后的那天来临时，他将永远与云中村同在，他将唱着古老的歌谣，以自身献祭给阿吾塔毗，永远护佑云中村的人们。

云中记读后感篇四

阿来这本《云中记》读起来非常奇怪。它虽然从头到尾试图讲得是苯教的世界、信仰、历史和生死，但实际上却仿佛是以一种基督的隐喻方式完成的。因此我们看到它从结构上采取了一种线性的历史观，时间以一个永恒的箭头指向前方，所有的事都必须按照先后顺序排列在这条箭头之上，它有一个开始，也有一个必然的结局：跟圣经的故事一样，它从混沌中创造了世界，最后又归于毁灭。

起初，阿巴回到云中村，他和他的马在山坡上行走，第一天的晚上他看到了云中村。在这之后的七天里，他一步一步将这个混沌的世界归于有序。他去看每一家，回忆每一个人，为他们招魂，去探访泉眼、磨坊，去追寻自己的记忆——在

一步一步的回归过程中，被地震毁掉又被村民抛弃的世界又重新被建造出来，对阿巴、对读者都有了新的形象。

我们被告知，阿巴是从移民村来的，但是事实上他回到云中村却不是以人的身份，而是以神的使者、沟通者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他来这个世界，是为了拯救和安慰灵魂——至于山下凯撒的世界，他交给了凯撒交给了仁钦。他一开始就知道整个云中村最终不免被毁灭，但是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他要做的，就是和灵魂一一告别，然后在最后和大地和整个世界一起的时刻一起陷入深渊。一切毁灭之后，仁钦和其他人站在江对岸望着已经改天换地的云中村：对岸的一切都已改变。如《启示录》所言：“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云中记读后感篇五

生存与死亡，这是个问题。

《云中记》实体书籍的腰封上，明晃晃地摆着一行字“写作这本书时，我心中总回响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安魂曲是罗马天主教会一种祈愿仪式使用的弥撒，具备特殊的规格、作品样式及丰厚意蕴，其本质与死亡相关，是面对死亡的沉吟与悼念。而《云中记》就像于《安魂曲》中窜跃而出的一个音符，单薄却又丰满，霎时起落却又余味绵远。

死亡是人类必得面对的生存逻辑中紧扣的一环，这一命题的演绎间不存有丝毫懈怠与迟缓，它偶有提前赴约，却从未缺席。云中村是汶川地震核心区的高山地区藏族村落，其生活方式及族人秉性都因信仰藏族的原生态宗教——苯教而带有一定程度的神性。也因此，阿来的叙述之间便夹杂了浓厚的宗教气息。阿来的写作始于汶川地震发生后的十年，据他本人阐述，他具有这般创作冲动，却在等待一个“灵光乍现的时刻”。而这一时刻的到来，则足足有十年之久，十年后的

地震纪念日，成都城内警笛声大作的瞬间，阿来热泪盈眶，他明白“开写的时刻，真正要到来了。”与长久等待后涌现的文字吐露一般，《云中记》的主人公阿巴，对于云中村的重归安魂之旅，他盘算好了日子，在距五年前地震发生前三天的5月9日离开移民村，回到云中村，这一过程也带有一定的“启示性”。与其说，阿巴重返云中村之旅是为了聊寄哀思与履行自己身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祭师”的责任，不如说是他对于死亡记忆的重复书写与有关死亡意义的再认定。

阿巴是《云中记》的主题脉络，细致场景的展开、细琐语言的呈现与质朴情感的涌现，都依托着他的框架向上攀附。阿巴是藏区本土宗教——苯教的祭师，同时也是政治文化意义认定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祭师身份赋予他的是对于神灵的信仰、对于生死之事的虔诚以及对于自然万物的敬畏。内化到文本中，是阿来面对滑坡后垮塌的发电站，认为“大地没想害我们，只是想动动身子罢了”，是阿来回村后以原始的自然生活的状态，与废墟之间万物的共处，代表全村人祭祀山神以抚慰亡魂，了却云中村人的心愿。这些举动都体现着人与自然的高度融合，是人的原生心性与自然的崇高天性的相互渗透。可这也为阿巴带来了其躯体内部的隔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他与自然的亲密性，也削减了他对于死亡那份来自自然的原生敬畏，因此他的返乡之旅，更大意义上是他的朝圣之旅，也是他逐渐走向死亡本质的赴死之途。

受此景象触动，阿巴感慨道：“我喜欢云中村现在的样子，没有死亡，只有生长，什么东西都在生长。”垮塌的房屋是亡魂思念故人与今人想念逝者的思绪疯长，杂生的野草是死亡践踏过的大地上，生命与自然对死亡的抗衡与长久对抗。阿巴对死亡的接纳之中，也包含着对于生命的崇高信仰与敬畏。可仅有敬畏，并不足以实现阿巴对死亡的个人书写和意义界定，更为重要的是，《云中记》于个人意义上，将阿巴安息逝者亡魂的人性上升为以大爱促发死亡涌动为新生的神

性，于群体意义上将灾难背后众人的伤痛记忆重塑为皈依新生命之珍贵的虔诚信仰。《云中记》之所以可于“云中”叙事，并不仅仅在于它未曾将叙事重点放置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灾难面前，人类的悲痛与无助之上，而是着眼于灾难过后人性的自我救赎与生命的新生。

阿巴在对于恒久长存的自然与倏忽消逝的短暂人世的辗转观望间，努力地贴近着世间万物，觅寻接纳死亡的途径，而最终浮现于他心头的那行文字便是——不仅要让生者接受逝者之离去，更要令亡魂于死亡之下得以享有安息。死亡是已然发生的、无可更改的事实。对生者而言，重兴对生活的信念，妥帖地重归生活轨迹，便已可尽生者之本份；对逝者亡魂而言，则唯有将其全数哀怨凄念平息，方可迎受新生。阿巴最终随云中村一并消失于深山云雾之间，看似是其皈依自身信仰、实现夙愿后的圆满与超脱，实则是其祭师自然本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这一世俗称号抗争之结果，是其自发人性与皈依之神性纠缠的产物，是自然与生命对死亡的超越与征服。如里尔克所言：“我们所谓的命运是从我们‘人’里出来，并不是从外边向着我们‘人’走进。”阿巴观照自身，于自己的“朝圣之路”上实现了对于死亡这一绝对事实的反叛与突围。

“再过些日子，罂粟花瓣就会干枯，就会被风吹走了。”